

幻缘奇遇

秋山禾水 编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孤本 珍本

艳情 短篇

寻回了中国小说史上失去的一页



I 247.4

41

幻缘奇遇

秋山 禾水 编订
江苏文艺出版社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幻缘奇遇

作 者：秋山
禾水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丹阳商务印刷厂

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1.2 插页 6

字数：215,000 199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 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-5399-0549-2/I·528

定 价：7.50 元（简） 8.50 元（平）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寻回了中国小说史上失去的一页

这四部书均颇难得见。我们之所以搞这个选本，就有让未能得窥四书的人一窥其秘。

我们搞这个选本，还因为这几部书不仅具有研究的历史文献价值，而且具有艺术的赏鉴价值，思想的参照认识价值。

在这本集子中，直接选自《欢喜冤家》的有《陈之美巧计骗多娇》、《朱公子贪淫中毒计》、《黄焕之慕色受官刑》、《一支梅空设鸳鸯计》四篇。《陈之美巧计骗多娇》写富翁陈之美看上了潘璘妻子犹氏，施恩施惠，骗潘璘外出生理，将潘推落水中淹死，骗娶了犹氏，让潘家一直将自己当作恩人，活画出一个奸诈深藏，为富不仁的人物形象。这篇小说的蓝本是《百家公案》第五十三回《义妇为前夫报仇》，其远源却在庄绰《鸡月力编》，又见高文虎《蓼花洲闲录》然而两相比较，《陈之美》篇无疑丰富得多，也深刻得多了。《朱公子贪淫中毒计》写“当朝极品”的公子朱道明，依倚父势，淫人妻女，“家中妾婢，俱已用过，”“庄家村户的妇女略有几分颜色，无不到手。”一次，看上了美妇莲姑，竟明逼着莲姑的丈夫伍星，将妻子送给他奸淫。朱道明的嗜色如命，社会的“财势通天”，皆活现纸上。《一支梅空设鸳鸯计》写一支梅因“为官的贪赃坏法，凌虐小民，剥民脂膏，充为己用”，故盗了副使衙中金银首饰约值千金，又运用机智，威胁副使，既开释了自己，又开释了应捕，后来还救出一个受尽后母凌辱的少女端英，将其暂置于富户张朝相家为婢，欲待劫了张家财物，以为端英妆奁，将她嫁给个好人家。但当端英深感朝相夫妇善待之恩，出面为张求情，朝相又以礼相接时，一支梅却反为张家释盗，自己也飘然而去，塑造出了一个有勇有谋，义肝烈胆的侠盗。这使人联想起《二刻拍案惊奇》中的

《神偷兴寄一支梅侠盗惯行三昧戏》，前者重写一支梅的豪气、侠气；后者重写一支梅的诙谐、机敏，各具特色。大约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支梅这个神偷的故事。从题目看，《黄焕之慕色受官刑》似旨在贬抑黄焕之的好色，但文章写黄焕之与少女尼性空一见钟情，终成眷属，远远地背逆了题旨，与《初刻拍案惊奇》中《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街》异曲同工，都有点骇时惊俗的新思想。特别是描绘性空的聪慧，摹写性空的心态，颇能传神。

《载花船》书中称明太祖朱元璋为“洪武爷”，直写“正德初年”而不加明，似出明末。原本四卷十六回，卷演一故事。今存之日藏本凡三卷。卷一缺一、二回，卷三缺三、四回。法藏抄本实只是原书的第三卷。这里据日藏本校点，第三卷的三、四回则以抄本补足。卷一虽缺一、二回，但故事眉目尚清楚。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则故事，书中的几个人物各具性格。兵备副使席元浩，为奸占幕宾陶臣的妻子靓娘，先赶走了钟情于靓娘的兄弟惟馨，复遣陶臣外出公干，达到与靓娘淫乐的目的，气得发妻上吊而死；为长期占有陶妻，又计陷陶臣为陈友谅死党，催促泉州知府将其处死，既好色性淫，又奸诈凶残。陶臣侍女梅萼，见主母与人淫乱，每每规谏不听，复知席元浩为与靓娘作长久夫妇，欲置主人于死，趁席元浩与靓娘、春燕同床淫乐酣睡之机将三人杀死，乞讨至京师，怀揣状纸，自杀于登闻鼓下，以引起皇帝的注意，终于救出了陶臣，忠心耿耿，义气凛凛。另有一个着墨不多的人物惟馨，与靓娘“从无觌面一言，止有新诗两首”，遂迷恋不已，靓娘被梅萼所杀，惟馨赶至衙中，“哭得天昏日惨”，又“买下牲醴酒果，在靓娘前摆设作奠，又作文一通以祭之”。靓娘被奉旨枭首悬示城楼上，惟馨用二十两银子，赎回尸棺，并

冒死去盗首级，终为巡卒所获，毙于狱中。作者本意在嘲笑惟馨的迷恋女色而至“七尺徒亡”，嘲笑之中，又不免惋惜、哀怜，客观上写出了——个一往情深的书生形象，与乃兄的好淫全然不同。卷二写金人南来，“兵丁大掳，金帛子女，略无存留”，而“路上逃窜男妇如山过来，子寻父的，夫喊妻的，哭声遍野”，惨不忍睹，这故事背景，颇与《水浒后传》相类，而写良辅冒着生命危险，往金营寻找义兄，赎取义嫂，充满义烈之气，又与《水浒后传》中浪子燕青赎取二安人卢小姐相类，能不能看出点它们之间的渊源呢？卷三写的是唐宫年青漂亮的妃子尹若兰，奉则天密旨，扮内相出巡挑选男宠，结果却为自己选了个书生，两人私奔。作为它的铺垫的，是尹若兰出巡河南时审理的一件更为有趣的案子：穷书生闻人杰与七十六岁老翁邬瑰的二十二岁少妻秦氏有奸，为一伙光棍当堂捉获送官，若兰先责媒婆三十黄荆，谓“你既为媒妁，与人合两姓之欢，岂不闻门户相当，年齿仿佛的话？只图赚人家银钱酒食，也不顾那人终身大事，怎把芳年美丽说与衰髦老奴？今日奸情，皆尔酿就”；次责地方光棍各四十，谓其“耸逛官府，贻累无辜”；复责邬瑰“老年娶幼妇，坑陷人家子女，罪当不赦，本监以尔命悬旦夕，不即加刑，若再烦言，也有竹片三十”；对闻人杰、秦氏却无限同情，说“怨女旷夫，常相窥瞰，自起情愫，于汝何尤”，又取俸银三十两，为人杰还了邬瑰原下聘礼，将秦氏断给闻生，年青女人确最能体察年青人的心。试检中国通俗小说史，这样的女性形象确确实实是仅见的。人们常盛赞《蒋兴哥重会珍珠衫》，说其中有近代的要求个性解放的意识，与《载花船》中的这个故事体现出来的意识相比，显又有弱强之分。这是否也是明末社会思潮的一种观照呢？

选自《百家公案》的有其中的第五回《辨心如金石之冤》、第五十四回《潘用中奇遇成姻》、五十七回《续姻缘而盟旧约》、九十三回《潘秀误了花羞女》和九十四回《花羞还魂累李辛》。九十三、九十四两回实演一个故事，故在本集中将两题并列作《潘秀误了花羞女 花羞还魂累李辛》，并删去九十三回末了“且看如何？下回公案便是”句及九十四回开头“断云：李辛发掇违条宪，包宰明刑决市曹。魂魄已随生处没，谁知女色是钢刀”句。选这四篇，主意在让研究者窥见《百家公案》一书在小说史研究中的价值和小说史上地位的一斑。《辨心如金石之冤》故事的前半，与《霞笺记》传奇的前半十分一致，但后半却截然不同。前者男主人公李彦秀在所爱为周参政舟载北上时，“徒步追随”，“星行露宿三千里，足胼肤裂，无复人形”后仆地而死，女主人公丽容见所爱死去，也自缢船中。参政命人焚尸，两颗心却“其色如金，其坚如石”而不灰，丽容心中显出李彦秀容貌，彦秀心中显现丽容之像，悲剧气氛十分浓烈，又带着点神话色彩，见出两人情爱的坚贞。在中国小说史上，爱情小说所占比重很不轻，但无论是蒲松龄笔下的妖狐鬼魅，抑或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子佳人的恋情，或性爱多于情爱，或常移情他注——一夫多妇即其表现之一，且终多圆满结局，悲剧结局者则多体现出红颜薄命、痴情女子负心汉的主旨，像此篇所写男女情爱专注始一，又以悲剧终局的，绝不可多得。《霞笺记》中的男女主人公经过波折，终于夫贵妻荣团圆，不脱旧套，虽也体现了人民的一种美好愿望而不容否定，相较之中，分量却是这个短篇小说要重得多。这小说与《霞笺记》究竟谁影响了谁，自还有待考证，我们却十分相信，小说所出在前。一是因为，《百家公案》刊刻于万历二十二年，且还不是初刊，卷首明标

着“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增像包龙图判百家公案”，回前又均以“增补”为号召，在五十八回《决戮五鼠闹东京》中又说，“此段公案名《五鼠闹东京》，又名《断真假仁宗》，世有二说不同，此得之京本所刊，未知孰是，随人随传”，显然还有非京本，未经“增补”的本子在，而且，这书是钱塘散人安遇时“編集”，说明旧皆有本，有许多还有宋元、明初的旧本。二是将大团圆的喜剧性结局改成悲剧结局，并非通俗小说家创作心态的反映，相反，将悲剧改成大团圆的喜剧性结局，正合传奇作家的意愿。况用心化金石、各现所爱形象于心中的神话方式以体现“男女之私情坚志恪”这一主题，也非安遇时改编《霞笺记》所能想得到。姑无论谁影响谁吧，这小说写了一个十分美丽的故事是无疑的。《潘秀误了花羞女 花羞还魂累李辛》与《醒世恒言》卷十四《闹樊楼多情周胜仙》的情节一致，但更显得拙朴，它会不会是“周胜仙故事”更原始的底本？最少，它证实了《醒世恒言》中《闹樊楼》故事是有较早的话本为据的。至于《续姻缘而盟旧约》、《潘用中奇遇成姻》分别影响到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卷二十《通闺闱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》、《欢喜冤家》中第十四回《许玄之赚出死囚牢》则毋庸赘言了。

《幻缘奇遇》本是个选本。第一、三、四、六、七、九、十一凡七回，均出《欢喜冤家》，分别为《欢喜冤家》的第十八回《王有道疑心弃妻子》、十二回《汪监生贪财娶寡妇》、五回《日宜园九月牡丹开》、二十三回《梦花生因结凤鸾交》、二十回《杨玉京假恤孤怜寡》、六回《伴花楼一时痴取笑》（“取笑”正文题或作“耍笑”）、十回《许玄之赚出重囚牢》。其第八回原出《贪欣误》之第四回《彭素芳：择郎翻错配 获藏信前缘》，第二、十两回分出《古今小说》卷四《闲云庵

阮三偿冤债》、卷二十七《金玉奴棒打薄情郎》，而第五回则出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卷三十《瘞遗骸王玉英配夫 偿聘金韩秀才赎子》、第十二回则出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卷十六《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》。

需要多赘几句的是，《贪欣误》“孙目”只著录北京市图书馆（今首都图书馆）藏本。本子已多残损。我们尚见北大图书馆藏一部，题“罗浮散客鉴定（散客另有小说《天然巧》，或作《天凑巧》），共六回：一曰《王宜寿》，二曰《明青选》，三曰《刘烈女》，四曰《彭素芳》，五曰《云来姐》，六曰《李生□徐子》。每回三字标目外又有诸如“择郎反错配，获藏信前缘”之类的题，一如《美人书》、《云仙笑》、《天然巧》等的体例。北大藏本有避“玄”作“玄”的，也有不避的，刊出似在康熙初，书当也是清初的产物。书名《贪欣误》，易使人联想起《贪欢报》，以为它所写之事，必也与女色有关，难免猥亵描写，实际却是“干净”得很，也未见因“贪欣”而致“误”的事。《王宜寿》写王宜寿寻找被其父大妻逼走近二十年的生母；《明青选》叙道士明彦学道、度世；《刘烈士》写刘大姑遭恶棍调戏反被诬因之自缢以明事；《彭素芳》叙素芳择郎，虽误跟了门口牧牛的，却终身受用，父亲也因之沾惠；《云来姐》叙云来与石道明斗法事，后来，此篇又被人改编成《桃花女阴阳斗传》；《李生□徐子》讲两个故事，一谓李登好色，欲通邻女，故扳其父为盗，然也未能得手，入京赴试，又思得白元之妻，置白元于死地，终成奸，因此名落孙山，至愧悔而死；二谓徐谦为官清正，神将有以报之，后来任中受人五百金，官止于丞，且将减三十年寿，徐乃猛省。全书只写李登的一则，尚与题旨差近，我们真怪异于作者为什么用《贪欣误》为题，读读这个本子的《彭素

芳》篇，从其语言的流畅自然看，作者决不至不通至此。看来，题名《贪欣误》，明显的是考虑到了小说的销路，带有鲜明的商业功利性质。运用书题以迎合读者，这也是古已有之的事，无怪当代的出版家选择书稿，从生意考虑，首先得看这书稿的题目对多数读者是否有某种刺激，能否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了。用广告手段，把书中的某些有刺激性的内容明标出来，则更进了一层，这到底是一种文化的堕落抑是一种进步，只好留待后人去评论。但若将通俗小说当作精神商品，这应当说是件十分自然的事，也表明作者的某种苦心。

《幻缘奇遇》之名《幻缘奇遇》，是否也包含某种商业的功利意识呢？我们不敢妄加判断，但撮合生取的这个名与他所选小说的内容却是相合的。他选录的标准，就在这“奇”“幻”二字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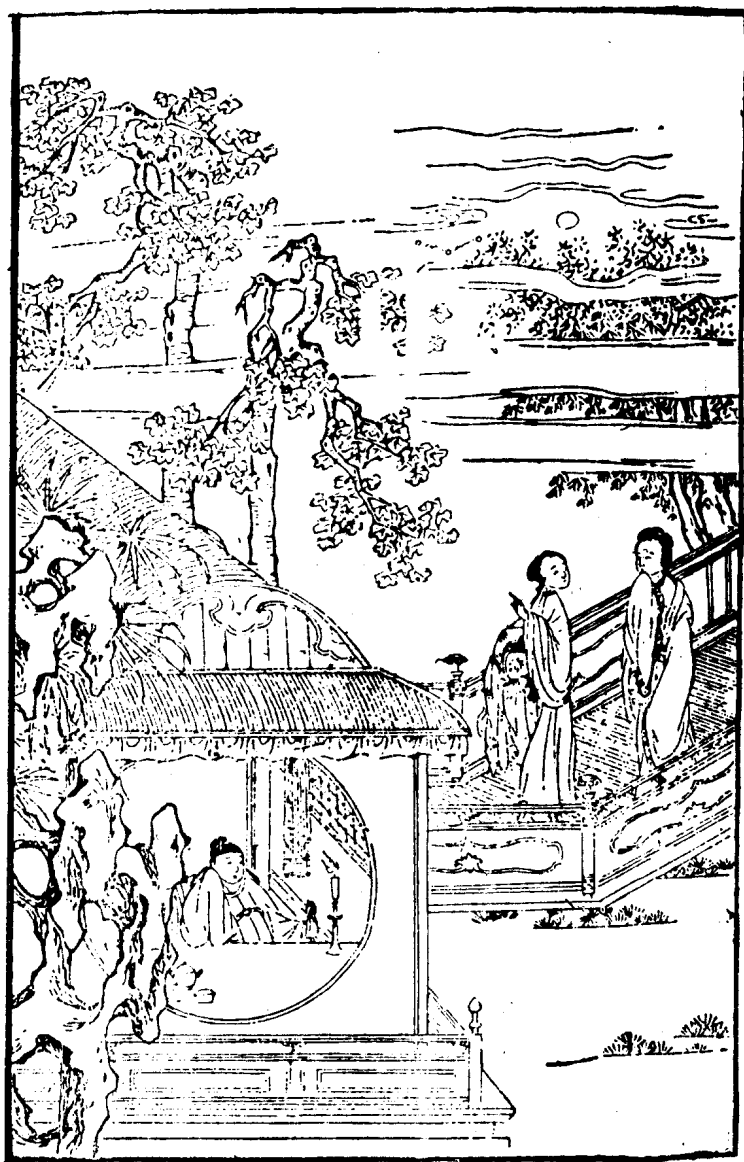
这本集子之也名《幻缘奇遇》，一方面是因为《幻缘奇遇》是它的主干，我们不敢掠古人之美；一方面则因为我们选录的小说，也都体现了“幻”或“奇”的特点，恰合题旨。是不是也有点生意经呢，还是让读者去评说吧。

在校点的时候，原本的俗字、别字如元（原）之类，一般不予改动，改动处，皆于《校记》中一一标出。原本中残损模糊的字，用□代替，过露骨的性描写处，字数较少的，也用□代替，较多的则注明所删字数，脱漏而擅补的字外再加〔 〕号。

秋 山 禾 水

一九九三年春于湖畔斋

百家公案四篇



目 录

前言

- 一、百家公案四篇……………（明）安遇时編集
- 辨心如金石之冤……………（1）
- 潘用中奇遇成姻……………（6）
- 续姻缘而盟旧约……………（9）
- 潘秀误了花羞女 花羞还魂累李辛……………（14）
- 二、载花船……………西泠狂者著
- 卷一 第三回 赴佳期打破醋坛……………（19）
- 第四回 听私谋扫除花阵……………（32）
- 卷二 第五回 谋营运三姓联盟……………（46）
- 第六回 听淫声两人私语……………（55）
- 第七回 避兵火淫妇遭淫……………（64）
- 第八回 赎双娃义弟仗义……………（72）
- 卷三 第九回 女天子宫禁谈龟……………（82）
- 第十回 雌宦寺官衙择偶……………（92）
- 第十一回 贪龙阳喜盟佳偶……………（101）
- 第十二回 因荐举图矫假旨……………（110）
- 三、欢喜冤家四篇……………（明）西湖隐渔著
- 陈之美巧计骗多娇……………（123）
- 朱公子贪淫中毒计……………（134）
- 黄焕之慕色受官刑……………（146）

一支梅空设鸳鸯计…………… (159)

四、幻缘奇遇 …………… 撮合生著

第一回 柳生春不种野合缘
王有道错认婚姻谱…………… (171)

第二回 青春女错过二八佳期
少年郎一枕已还冤债…………… (189)

第三回 皮抓擒误贪千金富
王寡妹七月蓝桥路…………… (203)

第四回 日宜园春花秋错开
蒋监生贪缘成孽债…………… (212)

第五回 二百年鬼仙配秀才
十八岁书生认原父…………… (232)

第六回 王国卿得陇再望蜀
梦花生~~因~~结凤鸾交…………… (246)

第七回 伪公子乔妆盗家财
淫寡妇失陷鸳鸯计…………… (258)

第八回 彭小姐错思美少年
张福儿前缘今再偶…………… (267)

第九回 梅花楼侍女书生双错认
陷大辟婢救公子脱牢笼…………… (279)

第十回 莫司户错弃结发妻
义千金棒打薄倖郎…………… (293)

第十一回 施阮氏夺梦成佳偶
许秀才十戒持错念…………… (304)

第十二回 张溜儿误献美人计
陆蕙娘自托终身缘…………… (327)

碎击冰壶向日倾，乱箭琉璃斗风洒。
狂生对此襟一开，邀友分题共举杯。
莫如巫山云雨隔，清歌时度人间来。
俏者闻声情已见，村者相逢若相恋。
村俏由来趣不同，岂在闻声与见面。

彦秀吟毕，众友正传玩之间，忽膳夫走来报曰：“正堂先生来也。”彦秀急将其诗怀于袖中，整衣迎先生登楼，续坐而饮。彦秀以诸友推其吟诗在袖，惟恐先生见，玉郎推更衣将诗稿操捻成团，投出墙角，复回席中坐饮。至暮而散。

不意投诗之处，乃角妓张姬居止之所也。姬止生一女，年一十七岁，名丽容。生得眉如漆黛，口似珠红，又名翠眉娘，聪明乖巧，不但乐工女工，至于书画诗文，冠绝时掣，真一郡之国色也。然留心伉俪，不染风尘。人或挥金至百，而不能一睹其面。家后构一小楼，与会景楼相对，扁曰：“对景楼”，乃丽容什闹之所也。当下李彦秀投诗稿之时，适丽容正坐对景楼上。忽见丢下纸团，遂命小丫环拾取观之。且惊且羨，颠倒歌咏，曰：“此诗必是李玉郎所作无疑也，况彼尚未议婚，妾且亦未行嫁，天若见怜，吾愿谐矣。”

至次日，遂用白绫一方，遂韵和其上，复从原处投回。适彦秀经其处而得之，且读且笑曰：“予闻名妓有张翠眉者，操志不常，才貌异众，予心每日期之，未有其便。今观其写作，必然是也，即观其诗曰：

新凉睡美慵晨起，邻家夜饮歌初止。
起来无力近粧台，一朵芙蓉水镜里。
重重花影上雕栏，体瘦番嫌舞袖宽。
闲觅晓蛩芳砌下，金莲似去碧苔寒。
太湖独倚含幽思，玉团忽尔从天至。